

【楊明的花情浪漫小說】 3

水丁香

偷不到真心

楊明 ● 著

遍地的水丁香，沒有艷麗的顏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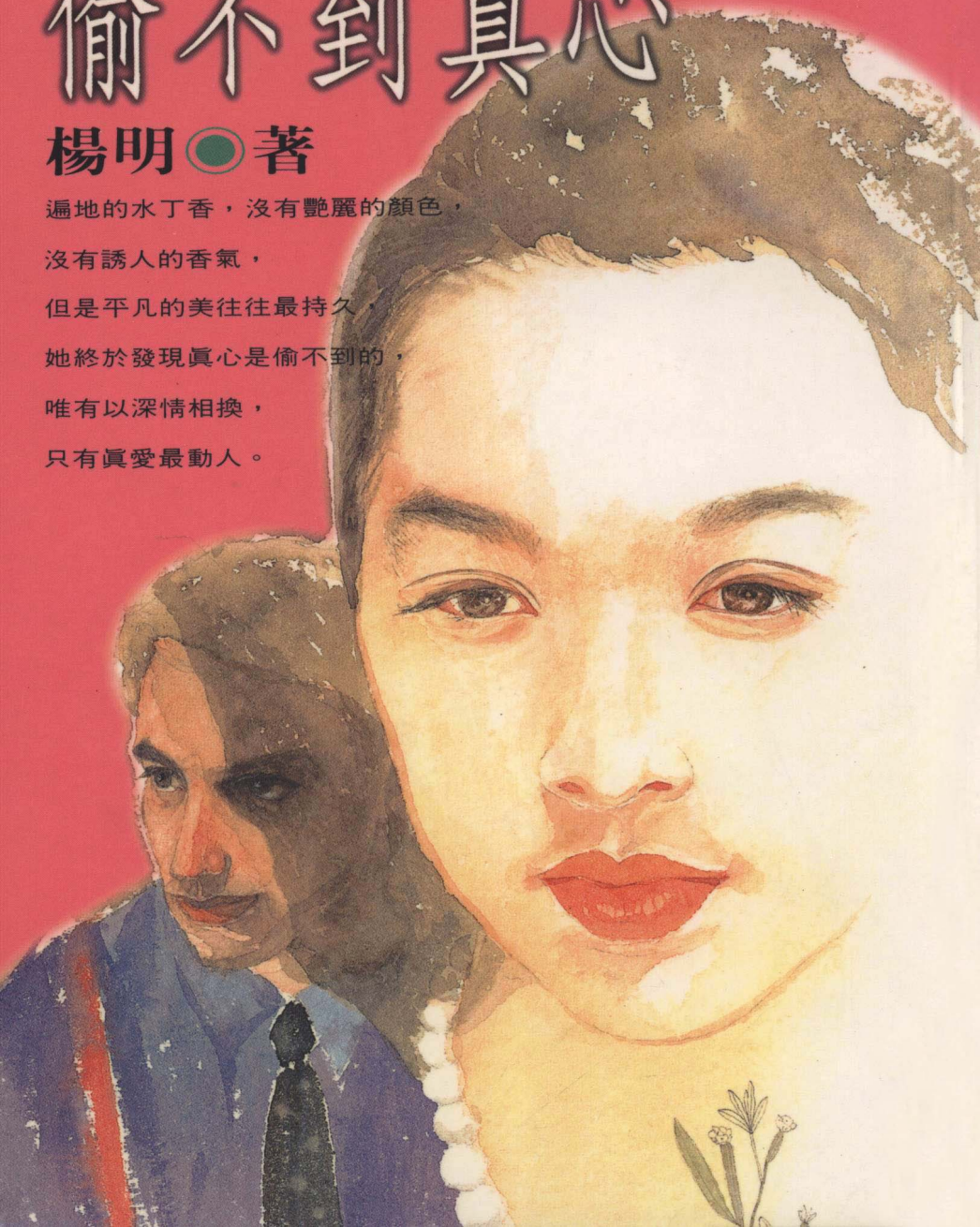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誘人的香氣，

但是平凡的美往往最持久，

她終於發現真心是偷不到的，

唯有以深情相換，

只有真愛最動人。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偷不到真心 / 楊明著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
漢藝色研，民87

面：公分。--(小說集合：11 (楊明
的花情浪漫小說：3)

ISBN 957-622-390-3(平裝)

857.7

87008919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小說集合 011 ●

ISBN-957-622-390-3

偷不到真心

作者／楊明

發行人／程顯灝

編審／曾美珠

責任編輯／吳青靜

美術編輯／邱元昌

出版社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製作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話／(02)2705-7118(代表號)

傳真／(02)2702-4333
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總經理／三友圖書公司

地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電話／(02)2240-5600 2240-5707

傳真／(02)2240-9284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初版／中華民國88年5月

定價／新台幣130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【楊明的花情浪漫小說】③

偷不到真心

水丁香 平凡卻具生命張力的白色小花，
總是不置一詞開在角落，見證人們遺忘的真情。

楊明◎著





七月的台北，才早上八點，陽光也不是溫柔的，像個有下牀氣的母親，不由分說的照著你，連看公車的號碼牌都得微眯著眼，戚卉卉這樣想著，今天她的心情不算頂好，如果她的心情夠好的話，她會認為七月早上的陽光像是陷入熱戀的年輕女子，恨不得每一個靠近她的人，心頭都是暖烘烘的。

戚卉卉，今年才從大學畢業，立刻考入擁有上百名員工的袁氏企業裡，那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對於一個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的社會新鮮人而言，不過，她早在畢業前兩年便以袁氏企業為目標，收集一切她所能收集到的資料，剪報貼了三

大本，總算讓她如願了。

不過，仍在試用階段的戚卉卉，租不起獨立的套房，只能和別人分租公寓，三房一廳的公寓，三個人一起租，一人佔一間房，然後平均分攤房租、水電、瓦斯等各項費用，她所有的錢付了房租之後，全部投資在服裝上了，以前念大學的時候，夏天牛仔褲配T恤，冬天牛仔褲配毛衣，再加一件夾克，很容易便打發了，背地裡很多男生叫她帥妹，沒有人認為她這樣是邋遢，反而覺得她瀟灑，不拘小節。可是，現在畢了業，情況可不一樣了，她不得不在穿著上多用點心思，穿的太隨便會讓初識的人不信任，她現在身上穿的這一身，就是她仔細挑選過的，花了她五天的工資，差點買不下手，而且還不只是衣服，皮包、鞋子、耳環、項鍊，一直到下午下起雷陣雨時拿出來的傘，都不能馬虎。

爲了應付這些，戚卉卉不得不暫時放棄她想買一台冷氣機的計畫，就算使用分期付款，她也付不出來，更何況裝了冷氣之後，還得多分攤電費。這就是爲什

麼今天一早戚卉卉心情不好的原因了，攝氏三十幾度的高溫，即使入夜了，盆地裡的悶熱也只能以蝸牛般緩慢的速度蒸散，戚卉卉躺在涼蓆上，由於熱，她不但睡不安穩，而且做了些不愉快的夢，夢到小時候，寄居在舅舅家，表哥和表姐對她的戲弄和嘲諷，她的無助回到了五歲，直到她醒了過來，立刻到浴室沖涼，洗掉身上的汗，她的心裡才稍微舒服了一些。

「早啊！」業務部的成思敏看見戚卉卉招呼道：「你每天都來的這麼早。」

「我沒有經驗，早點來，比較容易進入狀況。」戚卉卉說，公司是九點上班，不過，每天她都在八點半之前進入公司，很快的翻一遍報紙，將她需要的資訊影印存檔。

「真佩服你，剛畢業的人下了班大都忙著玩，不到半夜不肯回家，早上能爬起來打九點的卡就不錯了。」成思敏一邊沖咖啡一邊說。

「是嗎？那畢業久了的人呢？」

「那要看多久了，譬如像我，工作八年了，晚上回到家，奶瓶、尿布忙不完，早上更起不來了。」

「不會呀！你看起來神采奕奕。」

「那是因為我還沒有小孩。」成思敏笑了。

戚卉卉端著咖啡回到座位，她的確和一般年輕人不一樣，她晚上很少出去玩，因為她支付不起，不僅是金錢上支付不起，時間上也一樣。她的英文還不錯，不過，爲了在機會來臨時，她能抓住機會，她又學了日文，而且，爲了節省學費，也爲了提高效果，她的同學幫她介紹了一個到台灣工作的日本人，戚卉卉教他講中文，他則教戚卉卉講日文，兩個人各取所需，他們每周見兩次面，每次三個小時，戚卉卉覺得效果還不錯，有時候渡邊先生還會在上課之外的時間請她吃飯，順便實際應用戚卉卉教他的中文，他的怪腔怪調，總讓卉卉笑的前俯後仰，每當這時候，渡邊先生的臉上便會顯露出一種無辜的神情，和他四十歲副總經理的身

份完全不符合，而卉卉和他之間的距離便也更近了一些。

「今天下午企劃組要開會，你準備一下資料，中午以前發給每一個人。」副理經過卉卉桌邊時說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卉卉應著，副理出現，表示現在已經九點了，他幾乎每天都是打八點五十幾分的卡。

「順便準備一下咖啡，好不好？你是新人，多辛苦一點。」副理在卉卉桌邊站住了，他的臉上浮現笑意。

「沒問題。」卉卉嘴上應著，心裡卻覺得不滿，倒不是因為準備咖啡是小妹的工作，而是她認為這其實是一種性別歧視，至少，她就不曾見副理要求新進男同事準備咖啡。

「你煮的咖啡濃淡剛好，有專業水準。」

「真的啊！我頭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講，謝謝副理。」卉卉的笑既天真又甜美，

其實她在念大學時便在餐廳裡打工，各式飲料調製了整整一年，但是她從沒和別人提起過這些事。

副理一離開，卉卉便開始進行副理交代她的工作，整理好了之後拿去影印，打開影印機，她熟練的操作著，當然影印不是一件困難的事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一學就會，但是她也會在影印店打過工，不斷重覆同樣的動作，工作枯燥乏味，工資又少，可是那時候她還是個中學生，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更何況，沒有人來影印時，她至少還可以準備功課。

卉卉有一個艱苦的童年，在母親去世前，至少她只需要承受物質的艱苦，十一歲那年，母親去世了，她不但生活貧困，心靈上更是苦不堪言。她從小就沒有父親，或者她有，但她從不知道她的父親是誰，每當她想要問母親，才起了頭，便被母親哀怨的眼神給制止了，直到母親臨死前，她才給了卉卉一張照片，照片的背後有父親的簽名，卉卉姓戚，戚其實是她母親的姓，如果從父姓，她應該叫

做袁卉卉。

母親去世後，舅舅家更是住不下去了，母親在的時候，固然表哥、表姐便肆無忌憚的戲弄她，舅媽還是會假意喝止，畢竟母親大半的薪水是交給舅媽當生活費的，如今，舅媽拿不到生活費了，眼看著一個大包袱擺在她家，恨不得能在母親下葬時，一併把她給丟出去，像是清理母親遺留下來的雜物一般。

舅舅拉著卉卉的手說：「你母親做錯了，一開始她就不該跟那個不負責任的男人……」

舅舅打住了，遲疑的望了卉卉一眼，卉卉知道他接下來是要說「生了你」，舅舅打住了不說，並不能掩蓋她是一個私生女的事實。

「我並不怪媽，我不怪她生下我，卻沒給我一個爸爸，也不怪她不等我長大就丟下我，她活得太辛苦了。」卉卉說，過多的磨難，已提前結束了她的童年。

「卉卉，你媽不在了，舅舅就是你最親近的人，可是舅舅沒出息，賺不了幾

個錢，你舅媽她……」

「我懂。」卉卉低聲說，他們要把她送走了，她恨不得能立刻離開這兒。

「舅舅有一個朋友，他們沒有孩子，開了一家雜貨店，我和他說過，他們願意你去住他們家。」

就是那一天的下午，舅舅就帶著卉卉去他朋友那裡了，舅媽真是一刻不願她多留，卉卉拎著簡單的行李，除了學校的制服，她幾乎沒有幾件其他衣物。卉卉提著旅行袋，身上穿著她最好的一套便服，她心裡恨極了自己像物品一樣被一個人轉送給另一個人，可是，她還沒有成年，連監護自己的權力都沒有，她只能默默忍受著一切。

「這是黃叔叔和方阿姨。」舅舅告訴卉卉。

卉卉乖巧地叫人，對於眼前這一對已入中年微胖的夫妻，卉卉雖然談不上喜歡，但是懂得感激，如果不是他們伸出援手，她說不定真的連一處棲身之所都找

不著呢！

「卉卉，住在別人家要懂事，放了學做完功課要幫方阿姨看看店，知道嗎？」

舅舅囑咐卉卉。

卉卉點點頭，這些根本不用舅舅提醒，在舅舅家住的時候，她也不是幫著掃地、拖地、洗衣服，一樣是過日子，這裡還少了表哥、表姐，也少了幾分委屈吧！

舅舅並沒多留，把卉卉送到後，只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走了。方阿姨帶卉卉到樓上，臨街的一間房是她的房間，看得出來是重新佈置過的，粉紅色的百葉窗和淺紫色的碎花牀單，一隻半舊的塑膠衣櫥，還有一張新上了白漆的書桌，雖然有著湊合的意味，但是新新舊舊之間的拼湊，也看得出主人是用過心思的。

傍晚，店裡進進出出的人多，卉卉看了看冰箱，便問方阿姨晚餐吃蕃茄炒蛋、銀魚莧菜、紅燒吳郭魚，好嗎？

「你會做菜？」方阿姨驚訝的問。

「會呀！做了兩、三年了，不知道你們吃不吃得慣。」卉卉回答。

那一天的晚餐讓黃叔叔讚不絕口，說：「你方阿姨買回來的菜至少有一半是擺在冰箱等爛掉再丟出去，她會做的就那幾樣，蛋炒飯、大滷麵。」

「店裡忙嘛！哪有這閑功夫？」方阿姨說，也只是說說而已，陳述的意義大於埋怨和抗議。

「那以後我來做晚飯好了。」卉卉說，語氣再自然不過了。

「你還要上學呢！回家得忙著做功課。」

「不要緊，吃完飯再做功課。」卉卉並不煩惱，她的成績在班上算不錯的。

卉卉住在黃叔叔家，她不但接下了做晚飯的工作，連洗衣服、打掃她也搶著做，方阿姨高興的不得了，吃飯時總留下最好的菜給卉卉帶便當，卉卉覺得比起在舅舅家，現在的生活真是好太多了，以前舅媽如果燒了一隻雞，兩隻雞腿一定是給表哥、表姐帶便當，卉卉連雞翅膀也分不到，便當裡裝的不是雞脖子便是胸

肋骨的部分，骨多於肉，卉卉並不怕吃苦，但是半大不小的年齡，也懂得好面子，她從不願讓同學看到她的便當，怕人家背地裡要嘲笑、議論她，可是現在不同了，現在她的便當裡不但有雞腿了，還有大片的炸排骨、滷牛肉、香腸，各式各樣過去不會在她的便當裡出現過的菜。

卉卉是個懂得感激的人，非親非故的，黃叔叔不但供她吃，也供她住，雖然她也幫忙做家務，但是她並不認為這樣就能抵消黃叔叔對她的照顧。上了高中後，卉卉偶爾也想和同學去看場電影或買幾本小說，黃叔叔每個星期給她的零用錢大概只夠她搭公車，或偶爾買點文具，於是她利用寒暑假到影印店打工，不過準備晚飯和打掃的工作，她也從沒忽略過。她在黃叔叔家一直住到考上大學，搬走時，方阿姨拉著她的手說：「你要回來玩，我真捨不得你搬走。」說完，便哭了。卉卉抱著方阿姨，覺得除了母親之外，她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真心捨不得她的人。

卉卉收拾好資料，裝訂成十幾份，分發給下午要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，比起

那些在影印店打工的日子，現在她的生活要舒適多了，至少辦公室裡整齊、明亮，而且有冷氣。

「你真勤快，這樣我們很難混吔！」高進拿到資料後在手裡揚了揚。

「我是新進人員，不能和你們比。」卉卉說。

「年輕，年輕就是本錢。」賀安銘也插了進來。

「你們兩個就知道欺負小女生。」翁孝芬輕斥道。

「怎麼說是欺負呢？我們是讚許。」高進一貫的嬉皮笑臉。

「爲了表示誠意，卉卉，中午我請你吃飯。」賀安銘靠在卉卉桌邊。

「卉卉中午和我約好了。」翁孝芬爲卉卉解了圍。

「你們兩個女生去吃飯，有什麼搞頭？」

「小紅帽走進了都市叢林，得有人告訴她怎麼躲開大野狼啊！」翁孝芬故意

說。

「孝芬，卉卉已經成年了，什麼大野狼，說的這麼可怕。」

翁孝芬正要回嘴，一看副理經過，便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拿起電話聯絡客戶。

賀安銘見翁孝芬不語，以為自己佔了上風，還要再扳回一成，高進對他使了個眼色，他回頭看見副理，便假意對卉卉說：「資料整理的很好。」

高進忍不住偷笑，四個人的談話中止了，便又一頭埋進工作。卉卉十分感激孝芬剛才幫她解圍，雖然同事一道吃個飯也沒什麼，但是她並不欣賞賀安銘的油嘴滑舌，她也不希望有人誤會她在搞辦公室戀情，爲了避免流言，她寧可保持距離，畢竟她進袁氏企業是有更大的目標的。

中午，卉卉對孝芬說：「走吧！吃飯去。」

「希望你不會介意我幫你擋掉賀安銘，我覺得你並不很欣賞他，我才會自作主張。」出了電梯後，孝芬說。

「怎麼會，我感激你還來不及。」